



古格天梦



杨年华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古 格 天 梦

杨 年 华 著

西 藏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格天梦/杨年华著.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6.10

ISBN 7-223-01975-1

I. 古...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9560 号

古 格 天 梦

作 者 杨年华
责任编辑 陈 萍
封面设计 格 次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
印 刷 西藏军区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1—2,000
书 号 ISBN7-223-01975-1/I·409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杨年华,男,白族,党员,1967年10月出生于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1986年到西藏拉萨56094部队服役。

1992年毕业于西藏大学,退出现役。曾任中共西藏阿里团地委办公室副主任、阿里地区文广局党组成员、地区群众艺术馆馆长,阿里地委信息督查科科长,创办《阿里报》。现任中共西藏阿里地委宣传部部务委员、党支部书记,西藏阿里地区文学艺术家联合会主席、阿里地区作家文艺家协会主席、阿里地区美术书法摄影家协会主席,世界书画家协会华北协会理事(研究员)、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研究员)等职。出版文学作品:《神奇的阿里文化》、《雪域之魂》、《生命在世界屋脊之巅》、《圣土的诱惑》(英汉文)、《马克思主义四观教育汇编》、《崛起的噶尔县》、《踏着孔繁森的足迹》、《踏尘香巴拉》、《古格天梦》、《苍洱春秋》、《古格揭秘》、《天国》等。正在出版《古象雄》、《仁钦桑布》。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在国内外获金奖等各种大奖,辞条编入《世界当代著名书画家真迹博览大典》、《世界名人录》等三十余部典籍中,并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

世界上最雄伟巍峨的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冈底斯山脉和唐古拉山脉神秘地把阿里高原托起到离太阳最近的高度，犹如四条雪白的巨龙昂首欲飞，翻滚缠绕在古格的边缘，形成了一种苍凉的极地风韵，似仙境圣地。

空旷寂静的原野，纯净如洗的蓝天，高峻肃穆的雪山，幽深浩淼的湖泊满野遍布；被西藏本教、佛教、印度教和耆那教共尊为“圣灵之所在”、“世界中心”的晶莹透亮的神山——冈底斯山主峰冈仁布钦，直冲云霄；被称为“西天瑶池”的圣湖——玛旁雍措、班公湖，是波光粼粼、湖光四射，如平躺在群山中的镜子，似碧绿的翡翠，天然生辉；巍然壮阔雄浑，莽莽苍苍，世界罕见的土林群，好似在炫耀着极度的自然美。离太阳最近的广阔无垠的阿里羌塘草原上牛羊成群，骏马奔驰，牧羊犬在欢跳，藏羚羊、黄羊、青羊、岩羊等珍奇的野生动物在狂奔，藏野驴、野牦牛、野马在飞驰……

雄鹰在五彩缤纷，浩瀚无际的天空中盘旋，灰头雁、斑头雁、湖鸥、棕头鸥、赤麻鸭、秋沙鸭、红头鸭、斑头鸭在湖中尽情嬉戏，黑颈鹤在草丛中展翅欲飞……

金灿灿的阳光普照在古格城堡之上，炽热明亮。旷莽苍茫的原野，犹如鸿蒙初始的荒古，荒漠戈壁中，稀疏橙黄的红枸杞林，在微风中摇曳着。起伏延绵，千姿百态的土林带着一份沉默的喧嚣、沉寂的狂放、冷静的热烈。袅娜多姿的象泉河静静地流淌着，千年不断地流向邻国的印度河，像乳汁般滋润着肥美的草场及两岸纯真、古朴、深情的古格臣民。此时此刻象泉河反射着金黄的光辉，变得光怪陆离，映照着古格城堡隐隐约约的轮廓。

在占地 72 万平方米的古格城堡遗迹上，蜂巢似的密布着房屋和洞窟，中间隔着红墙白垣。遗址的东西面是悬崖，城堡筑有内外三道围墙，共有四百余座庙堂房屋和近千孔窟洞及 58 座碉楼，整座建筑依山叠砌，层层相接，直至山顶。28 座佛塔、碉堡、拉康玛布、拉康嘎布、坛城殿、大威殿、依怙洞等迎风矗立。

风坍的废墟倾诉着历史文明精彩的一页，千古绝绘的壁画在荒古的城堡上，构成了世界惟一的“土林城堡文明”这个七百多年的王国，产生又突然消失……古格王朝成了一个永远诱惑，亟待人们去探索，去发现，去破译……

那是火鸡年(1597)初夏的一天早晨，天空蓝得耀眼，赤裸裸的山川被灼热的阳光照得快要爆裂一般，遥远的天际是清晰的伸向永远的皑皑雪峰。

古格王国与邻邦几乎没有战事，一时很繁盛，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各部落的人民幸福和平地生活着。王宫里，刚刚分娩不久的尊姆仁波切(王后)，正从窗口欣赏着外面的风景，她的脸上洋溢着满脸的喜气，杰赛仁波切(王子)的诞生，给王宫带来了欢声与笑语。可灾难却从天而降，杰赛生下不久就得了怪症。这可急坏了古格杰布仁波切(王)，尊姆仁波切更是痛心疾首，杰赛不仅不会说话，而且流口水不止，眼神呆滞，宫里的医生治不了，还贴了榜文，请尽名医都是同一个结果，这天生的痴呆症，无法治愈。

从前欢愉的王宫一下子变得死气沉沉，尊姆仁波切为此而心力憔悴，病倒在床……古格杰布仁波切召集伦布(大臣)，商议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伦布们纷纷建议：杰赛之事，关乎古格王朝的存亡，杰赛这种病将来何以立王为君？最好秘密把杰赛送走，找人领养，并宣告天下，杰赛得病，不幸夭折。古格杰布仁波切在无可奈何

何的情况下，含泪听了伦布们的谏言。此时的尊姆仁波切已病人膏肓，喇嘛已经开始准备后事了！不久，伦布们又纷纷向古格王进言：“恳请杰布仁波切再续姻缘，传宗接代，保古格王朝千秋万世。”

“这可不行，我深信尊姆仁波切的病定能康复。”

“杰布仁波切，决不能儿女情长，要以天下任为己任呀！”一伦布纳言道。

“我心意已决，就别再提及了，继婚之事稍后再议。”

平静的宫里，气氛一时紧张起来，从杰布仁波切到平民，每个人的心底都绷着一根弦。晃眼，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尊姆仁波切的病依旧如故，古格杰布仁波切身不由己，听从了再纳尊姆仁波切的决定。伦布扎喜仁钦一派，准备将尊姆仁波切的妹妹续给杰布仁波切。沃德喇嘛一派欲远赴拉达克，准备续拉达克王的妹妹为后，这样既利于古格，又利于民，以和亲策略来除去邻邦垂涎古格的后患。

最终，古格杰布仁波切派了一位伦布出使拉达克求婚，拉达克王全衡利与弊之后，收了古格王带去的聘礼，选定吉日，全国沸腾，喜嫁赛姆（公主）。

那一天，拉达克王亲自派自己的王叔带领一队精兵强将，护送着厚重的嫁妆，日夜不停地赶往古格。赛姆更是兴高采烈，暗自庆幸自己的好运，一颗少女的心在狂跳，思绪飞舞。她从小就听哥哥称赞古格的强大与土地肥沃，又听说，古格王年轻英俊，英勇善战。想着、想着眼前出现了英俊潇洒的古格王，带着满脸的微笑，从空中翩翩向她走来……

而此时，在古格宫殿里躺了一年有余的尊姆仁波切奇迹般地醒了，而且身体很快就复原如初。为此，宫廷里张灯结彩，为尊姆仁波切欢跳，为尊姆仁波切欢唱，古格王更是兴奋异常：“天随我

愿，天之赏赐，天下将永属古格！”

欢叫声还未褪去，却又传来了总管坚赞的声音：“杰布仁波切，信使来报。”

“传。”

信使急忙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拉达克的送嫁队伍，差两天路程就到古格了。”

“知道了，退下吧！”

信使转身刚退出，古格王的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下来，一种复杂的表情跃然脸上，他皱着眉，用力地摆了一下手，大声喊道：“总管，请伦布到殿中商议大事。”

殿堂之上，伦布们个个绞尽脑汁，不知如何是好。扎喜仁钦大将军说道：“我们不能让送嫁队伍进古格，不然尊姆仁波切怎么办？”

“可那样会激怒拉达克杰布仁波切的。”一伦布说道。

“古格这样强大，还怕拉达克！只是海洋虽大无声不响，小溪虽小哗哗流淌罢了。”另一伦布说道。

“伦布们不要急，要想出两全之策才能解决问题。”沉默了很久的沃德喇嘛平静地说道。

“是啊！沃德喇嘛说得对。”

事态紧急已容不得大家更多商议。沃德喇嘛暗想，这对我可是个非常有利的时机，如能说服杰布仁波切，把送嫁队伍遣回拉达克，这样必然会引起拉达克杰布仁波切的愤怒，很有可能发生战争，我到时也许会渔翁得利。杰布仁波切与我，本是同根生，我为何不能有当杰布仁波切的一天？想到这，他说道：“杰布仁波切英明，如让塞姆来古格，那把杰布仁波切深爱的尊姆仁波切置于何地？尊姆仁波切的苏醒证明，古格福运已至，将是兴旺之兆呀！”

扎喜仁钦大将军因为曾经与拉达克军队激战过，有些憎恨他们，他虽赤胆忠心，但未察觉沃德喇嘛之意，于是说道：“是啊！杰布仁波切，尊姆仁波切能死而复生，真是一个奇迹，这可是古往今来从未有过的。”

古格王深知，如遣回送嫁队伍，战争有可能会一触即发。可赛姆来古格后，不可能作妃。古语说，什么事都可断，感情之事断不了。犹豫再三，古格王终究偏向于爱，做出了退婚的决定，他大声地喊道：“总管，拟旨。”

“是！杰布仁波切。”

“拉达克杰布仁波切，非常感谢您的诚意和对我的厚爱。可目前，尊姆仁波切经九百九十九难，托天之洪福苏醒过来。为日后不委屈赛姆，敬请送嫁队伍停止前行。多多得罪！”

真是应了这句话，“新婚人坐轿上，中途变了卦，璁玉发簪子从头落地下。”拉达克的赛姆接到信函，没等看完就昏了过去，吓得在场的人惊慌失措，整个送嫁队伍乱成一片，还是她的叔叔，毕竟身经百战，他招呼那些由于害怕而想逃跑的侍女、兵士，他强忍心中的怒火，高声喊道：“大家不要怕，古格杰布仁波切距我们于百里之外，这肯定有原因，大家收拾收拾，准备回拉达克。”

一位送嫁的将军说道：“不能回去！牲畜毛色看得见，古格杰布仁波切的诡计藏心中，要找他评理去！”

“这样做，太不合情理了，简直欺人太甚！”另一位送嫁副将军说道。

“杀将过去，讨回一个公道！”一个满脸胡子的大侍卫说道。

“杀过去，拼个你死我活……”

护卫队喊声一阵高过一阵，赛姆从昏沉中惊醒，从轿子里跳下来。

“静一静！大家静一静！”她的王叔祖大声喊道。

大家都回过头来，看着赛姆，赛姆强支着身子，表现得既坚强又大度。她暗想，荣古秀（母后）常说‘看人有眼睛，察己要镜子’，我从未做过错事，今被古格杰布仁波切所弃，难道是我有不妥之处？我现在已不是我自己了，是整个送嫁队的，送嫁队闹将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呀！该是我说话的时候了。便大声说道：“大家的心情，我理解，我的心也在流血，受害者是我，但古格杰布仁波切让我们打道回府，一定有原因与苦衷，但我们决不能为此而冲动，以生战端，要为国家、民众考虑，不管有天大的事，我们也得请示我哥哥！”

“赛姆说得对，我们一定不能冲动，要以大局为重。古格杰布仁波切对我们不恭，就证明他不是君子，何必与小人计较呢？那是大丈夫所为吗？”叔叔随赛姆劝说道。

听了这一番话，护卫队高涨的情绪才得以平静下来，赛姆回到轿子里坐下时，已是满脸泪痕。

来时的几天几夜，感觉是那样的短暂，可返回之路啊，度日如年，漫漫长夜让赛姆日见消瘦，往日的娇美已荡然无存。送嫁队伍来时的一路欢歌与笑语，被沉默与沮丧替代。半余月过去，列城已展现在眼前。赛姆还没等轿子停稳，便冲出轿子，一头扑进早已等候多时的哥哥怀中放声大哭起来，一切的一切都被泪水淹没。拉达克王抱着妹妹无言以对，泪水夺眶而出，他用手轻轻地拍打着妹妹的后背，悲愤地说道：“妹妹，你太委屈了，不怕，不怕，还有哥哥替你做主。”尔后，拉达克杰布仁波切轻轻推开了妹妹，一声大吼：“古格杰布仁波切，我与你从此势不两立！”

从此，古格就与拉达克结下了仇，一直争战不止……

一年之后的初夏的一天傍晚。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浩瀚深邃，西沉的太阳发出霞光万道，照得金黄的土林明暗清晰，土林显得更加巍峨壮丽，象泉河欢畅地流向天际……

在古格王宫里，接生婆把刚出世的小杰赛(王子)双手托起，跪在了大殿上。古格杰布仁波切一眼就看到了杰赛的象征物，高兴得走上前，亲了亲小杰赛，然后把小杰赛的衣服抚平，双手交还给了接生婆，他伸出双手高呼：“佛主恩德，上苍有眼啊！”

“杰布仁波切，吉祥如意！”伦布、侍女们跪倒在地欢呼道。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朝大厅传来，达杰喇嘛小跑了进来，他跪在古格杰布仁波切面前大声说道：“天意啊天意！敬祝杰布仁波切喜添杰赛仁波切！”

“哈哈……”古格杰布仁波切又是一阵大声欢笑。

“杰布仁波切，刚刚达杰喇嘛在为杰赛仁波切观星象，只见彩光弘现，犹如万道佛光高悬于古格王宫上空，一种圣境油然而生，杰赛仁波切肯定是佛主转世再生。”

“恭贺杰布仁波切！”大家又一次欢呼。

“可是，杰布仁波切，佛光瞬间即逝……”达杰喇嘛带着惊讶之态继续讲道。

古格杰布仁波切挥手止住了达杰的话，眉间掠过一丝不快，但很快被眼前的大家的喜悦所掩盖。他暗想：我与尊姆仁波切成亲三载，左盼右盼，今天终能如愿，这真是天意！想到这，杰布仁波切振臂一呼：“传令下去，古格民众庆祝三日！”

—

我满一岁的那一天，古格王宫里张灯结彩，牙古秀（父王）高坐在大殿的宝座上，静静等待嘉宾们的到来，我坐在牙古秀与荣古秀（母后）中间的虎皮凳上，睁着大眼，望着前方。只听坚赞总管高呼：“日土部落头人索朗群培到！”

英俊、高大的索朗头人，在四名护卫的簇拥下步入大殿，他高声喊道：“参见杰布仁波切、尊姆仁波切、杰赛仁波切，敬祝杰赛仁波切生辰快乐，安康吉祥！”

“免礼！”牙古秀说道。

“呈上珍珠玛瑙一箱，奇珍异宝若干，表示恭贺！”

几担庆贺礼品抬了上来，牙古秀眉开眼笑，后面是各部落头人。

“扎不让部落头人顿珠到。”

“达巴部落头人旺扎到。”

“普兰部落头人江村到。”

“噶尔部落头人边巴到。”

“托林寺住持沃德喇嘛到。”

.....

牙古秀一面示意大家入座、用膳，一面威严地说道：“今天是杰赛仁波切扎西查巴德的周岁生日，请众伦布相聚，以示庆贺。”

“敬贺杰布仁波切，喜得贵子，万寿无疆。”众伦布齐声道。

“庆祝活动开始！”牙古秀一挥手大声说道。

“请给杰赛仁波切献哈达。”总管继续高喊道。

随着喊声，伦布们按职位高低，依次向我敬献哈达。

我很快被洁白的哈达淹没了，生日庆祝会达到了高潮。突然，闯进来一个活佛来，他昂着高傲的头，直走到我的跟前说道：“杰赛仁波切吉祥！杰赛仁波切烦经书精武艺，悠悠古格……唉！噍、嘛、呢、叭、哞、吽。”

“请问这位仁波切（活佛）是？”总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上前轻声问道。

活佛不予理睬，口中念念有词：“白哈达！哈达白，白亦空白！王亦王！王将尽……噍、嘛、呢、叭、哞、吽。”

“疯子！给我拉出去！”牙古秀被激怒了。

几个卫士立即冲上来，把活佛赶出了宫。

“杰布仁波切吉祥如意！杰赛仁波切吉祥！”我的叔叔沃德喇嘛为缓和气氛说道。

“杰布仁波切，尊姆仁波切，杰赛仁波切吉祥！”伦布们齐声道。

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这是不祥之兆，以往 25 代杰赛都没有出现过什么“哈达”狂言，大家心里都在咒骂着那疯活佛：“这个仁波切，口里建起莲花寺，腹内藏着羊角钉。”可又反过来想，白色哈达代表的是吉祥如意不假，那“哈达白，白亦空白”之语，难道是古格杰布仁波切就此而终吗？

……

雪花连续飘飞了一天一夜，我打开窗户，银装素裹的大地山村在晨曦的照射下，熠熠发光。此刻的土林更显得魅力无穷。忽见从东南方飞奔过来一骑人马，在雪地里留下一串串延伸至远方的黑色脚印。队伍渐渐近了，啊！那是总管坚赞带着家奴与一位姑娘向王宫奔来。原来是总管从众多部落的奴隶中，精选了一位姑

娘来当我的侍女。他领着姑娘走进宫来，带到了殿堂之上，“禀告杰布仁波切、尊姆仁波切，侍女带到。”

“刚才卓玛参见杰布仁波切、尊姆仁波切。”卓玛低头跪着，用颤抖的声音轻轻说道。

“抬起头，让我看看！”尊姆仁波切一面走近她，一面说道。

卓玛抬头，尊姆仁波切用手托了一下她的下巴，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站起来！”

卓玛站了起来，尊姆仁波切绕着她转了一圈，看着卓玛青春焕发的漂亮的脸庞，满意地点了一下头，说道：“快送到杰赛房里去。”

总管把卓玛领到了我的房间，那年我12岁，卓玛15岁。卓玛头上梳了近百根小辫子，头顶戴着一个大大的玛瑙，又黑又亮的大眼睛好似会说话，一对丰满的乳房高高耸着。从见到她第一眼开始我就喜欢上了她，她也很快成了我形影不离的侍女，我从未把她当成奴隶。

夜幕悄悄降临，我准备就寝。卓玛端着一盆洗脚水进了门，“奶娘呢？这是她干的事，你怎么……”

“奶娘已走了，从今天开始，这些事由我来做。”

我点点头说道：“你过来。”

“是，杰赛仁波切。”

“你跟你的名字一样，美丽、可爱，阿佳（姐姐）。”我贴着她的耳朵说道。

“杰赛仁波切，你不能这么叫，我是你的奴隶。”

“不，我就想叫你阿佳。”

“别人听见了，那可不得了。”

“我就这么叫你，阿佳，阿佳……”

“杰赛仁波切，仁…波…切……”

“只有我俩在的时候叫，行吧？”

接着追打嬉戏声一片，两颗幼小的心更贴近了。

.....

两年后的一天，当我起床时，发觉我的睡裤湿了一大片，天哪，这么大了还尿裤子，多丢人啊！我缩在被子里不敢出来，卓玛推了我好多次，我都不敢起来，磨蹭了半天，我只好提着裤子起床，“好像昨晚做梦了。”我吞吞吐吐地说。卓玛走过来，拉开我的手，帮我换了内裤，她的手不觉摸到了那些沾乎乎的东西，卓玛把我的内裤放入了盆里，低头走到门口，侧过绯红的脸，悄声说道：“恭喜杰赛仁波切长大了！”

“什么长大了？”

“有这东西，就说明杰赛仁波切长大了！”卓玛红着脸指着盆中的内裤说道。

“噢！”我半懂不懂地回答道。

当晚，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卓玛把身子献给了我……

接下来几天，我的心情出奇的好，整个世界都变得无限美妙，充满生机和活力，让我感慨不已！这天，我骑上马，不顾侍卫的阻挡，冲出了城门，跟随晨光，奔驰在如梦如幻的土林中，我放开嗓门不断喊道：“我长大了，我长大了，我14岁了……”风在我的耳畔呼啸着，眼前的土林更让我如醉如痴，我张开双臂，迎着太阳，幸福洋溢在我年轻的脸上。

晨曦东升，金黄色的光辉，洒向土林，把整个雄浑、壮丽的土林映得辉煌灿烂。

土林，时而峰峦叠嶂，时而大柱横立，有的形似无数英雄卫士驻守山头，有的形似万马奔腾，有的形似虔诚佛教徒在静修，我尽情遨游在高而陡的山脊下，严整的山体酷似城堡雕群，高耸伟岸，

巍然壮阔。

在不知不觉间，我已跑出很远很远了。我突然看见前方七八个奴隶娃子在狩猎，我催马奔了过去，他们见到我，惊慌起来，不知如何是好。忙乱中，他们一一从马背上翻身下来，跪倒长伏在地上齐呼：“奴才们见过杰赛仁波切。”

“你！叫什么名字？”我指着一个大一点、骑术好的小子问道。

“杰赛仁波切，奴才叫尼玛。”

“你呢？”我又指一指旁边的孩子问道。

“杰赛仁波切，奴才叫达娃。”

我突然想和他们一起狩猎，于是说道：“大家听着，现在一切听我的指挥。俗话说，‘独脚难行，孤掌难鸣；众人要一条心，鸡蛋才经得起母鸡踩；众人心多条，空鞍经不起小鸡压呀！’所以大家要齐心协力狩猎。”

“是！杰赛仁波切！”奴隶们齐声回答道。

“尼玛，你给我讲讲这一带有些什么猎物？”

“是。这一带有颜色和岩石一样的肉嫩味鲜的雪鸡；还有善于奔跑的膘壮的野驴、藏羚羊、黄羊、青羊、野牦牛等等，应有尽有。”

“杰赛仁波切，还有野兔，呱呱鸡也味美可口，只是比雪鸡个小一些，它们常常都是七八只一群的，走近它们都不飞走呢。啊！还有野狼，跟狗一般大小，只是眼睛是竖长的。打狼最大的特点是，它跑出不远必会站稳回望，这时便是极好的射箭机会。”达娃接着说道。

“我还听说有狡猾的狐狸？”

“对！狐狸的皮可以制作上等狐皮帽。”尼玛说道。

“平时，你们是如何捕猎的？”我想多了解一点。

“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想一些办法。在这一区域内最好的猎

手，也就是尼玛的阿爸，叫格烈大叔。在他的指导下，一般只要发现了猎物，就在它们经常出没的地方放铁夹子，或是挖陷阱或是设活套，放一些诱饵，一旦猎物接近，就八九不离十了。”另一个孩子抢过话题说道。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杰赛仁波切，奴才叫扎巴。”

“今天，我们要围猎，是既讲箭法、骑术、智慧，又要讲团结、齐心，谁的猎物最多，大大有赏。”

“是，奴才们遵命。”

一场惊心动魄的狩猎活动开始了。

晌午时分，卓玛准备好膳食，端着洗脸盆，进了房间，“杰赛仁波切你看！卓玛给你带了什么？”卓玛没听见回声，继续喊了几声，房间仍是静悄悄的。“杰赛仁波切准又躲起来吓我了。”卓玛想。“杰赛仁波切，你别躲了！我才不会来找你。”房间里还是没动静，这下，卓玛有点急了。“会不会在索朗大师那里，书还没有读完，得去看看。”她一面自言自语，一面跑到索朗大师那里问：“索朗大师，杰赛仁波切还在吗？”

“没有啊！今天我给他们放假了。”

“是吗？”

“怎么啦？”索朗大师关切地问道。

“没…没…没什么！”

这回卓玛真的急了，不得不去报告尊姆仁波切：“奴才禀告尊姆仁波切，杰赛仁波切不见了。”

“什么时候不见的？”

“我服侍完杰赛仁波切起床，以后……以后奴才出宫，买了一把杰赛仁波切喜欢的刀，准备好膳食走进……走进房屋，就找不到